

诗露花语

衢州祭孔

杨克

钟鼓三严,雅乐徐起
大成殿前
满城的秋意,忽然有了来处

一盏盏黄灯垂在长席
朱衣的侑生执羽籥而立
衣冠缓缓走过庭院
五谷、文房四宝、花篮
一一举到“生民未有”之下

烂柯山传来一声樵响
那盘棋还在云里
山中人落下一子
人间已过千年

衍圣公的爵号北归曲阜
南孔留在衢州
守着江南这一脉香火

衢江从水亭门外流过
把九点半的阳光
碎成满江明灭

礼乐再起
众人俯下身去
这一低头
给万世师表
在秋空里留一高处

(杨克,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原会长)

凡人之间

赶路人

郑帆

在熙熙攘攘的人间,多的是赶路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天还没亮,有些人已经起床出门了,摆摊用的小推车、保温饭盒、药片……都被带进又一天的奔波劳累里。

凌晨的菜市场总是醒得比太阳早。豆腐摊前,陈大姐的双手在水里泡得发皱。她一边切豆腐,一边念叨女儿月考数学没及格,收摊回去要抓紧督促女儿学习。她手上的动作倒没停,找零钱时,手指麻利。对面肉摊上,剁骨头的菜刀起落之间,男人的脊背弯成一张紧绷的弓,摊子的角落搁着降压药。

菜市场门口,一个老汉刚从地里回来,三轮车斗里码着些自家种的蔬菜,都是新鲜摘的,根上还带着湿泥。他蹲在车边,把黄叶一片片摘掉,摘下来的叶子拢成一堆,搁在脚边,等收摊了带回去喂鸡。有人过来买菜,他站起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泥,过了秤。他不会用智能手机,买菜的人扫了他胸前的收款码付了钱,他又蹲回去接着摘黄叶。

我以前不会开车的时候,经常打出租车。有一次,我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六十多岁,每天要在路上跑足十个钟头。他说儿子结婚,在县城买了房,月供得帮衬些。老伴给他准备的保温饭盒放在驾驶座与副驾中间的台子上。我看见饭盒盖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字迹清晰:饭后别忘了吃药。跑车中途歇下来,他就掀开饭盒扒拉两口;等红灯的间隙,也扒拉两口,绿灯一亮,继续赶路。

前些日子刷抖音时,我被一个视频感动了:广州的工地上,一个单亲妈妈扛着水泥上楼。她叫魏云桂,四十来岁。一袋五十公斤重的水泥,扛上二楼挣三块钱,想挣一万块钱,至少得扛三千三百三十四袋。十六年来,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她数不清自己爬了多少级台阶。果然是星光不负赶路人。今年,她女儿被湖南工业大学录取。

以前常听人说,中年人像拉磨的驴,蒙着眼在原地打转。但魏云桂不一样,她扛着砖头 and 水泥上楼梯,每爬一级,就多一分希望。她用用自己的肩膀,给两个孩子搭起了一架向上的梯子。

他们都在赶。赶着出摊,赶着送货,赶着接孩子,赶着把房贷再还一笔。他们都是烟火人间里的赶路人,天不亮就出发,有的天黑了还没回家。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他们都不是英雄,也没有空闲研究怎样才算热爱生活,只知道肩上的担子与责任。他们脚踏实地一步步为生存奔波,撑起一个小家、一方天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倒下。平凡人过日子,就像魏云桂爬楼梯,咬着牙一级一级往上走。把眼前的日子过得踏实,就是真正热爱生活吧。

记忆之河

徜徉在岳父的目光下

郑越华

去年冬至前夕,岳父的墓从县城西郊的山坳,迁居到玉屏公园北侧山坡上的开化革命烈士陵园。随他同迁的还有10位在不同时期为共和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墓碑上的岳父,身着有点褪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英俊清朗。照片是黑白的,嵌在墨绿的青石中,像一枚沉默的邮票,贴在时光这堵巨大的墙上。他的眼神很平静,看着你,又像望着很远的地方。

照片下面是一行简短的碑文:徐松鹤,生于1933年,开化县人民法院正科级审判员。1991年2月18日,为捍卫法律尊严光荣牺牲。

关于他的故事,多半是从组织上的材料和岳母、妻子零星的回忆里拼凑起来的。他出身舟山沈家门一户小康人家,父亲曾是上海洋行职员,母亲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后来家道中落,刚读初一的岳父不得不辍学到宁波一家商行做学徒。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伺候老板一家洗漱、享用早餐之后,他匆匆喝碗粥即赶到店里,为掌柜、师哥端茶倒水、打扫店堂卫生,做好一应杂务、招呼客人,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歇息。高强度的劳动、严格的管束,让这位十三四岁的少年身心俱疲。

做学徒起初是没有工钱的,数年之后每月才有三四元薪俸。这份微薄的薪酬大半需贴补家用,此时他的弟弟妹妹尚年幼,父亲则已疾病缠身。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岳父获得新生。16岁的他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参加青年自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抗美援朝爆发后,在党组织开展的动员、组织及文艺宣传活动中,岳父十分活跃。此时他学会了吹口琴,《游击队歌》《歌唱祖国》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或铿锵有力、斗志昂扬,或荡气回肠、一咏三叹的优美旋律捕获了许多同龄人的心,激发起大家对祖国、故乡、亲友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无限爱意。由于表现出色,岳父被组织相中,推荐他进大学深造。惜由于学历偏低,憾未成行。组织爱惜人才,又推荐岳父到省公安厅培训,从此,岳父开启了四十年政法工作生涯。

四十年间,岳父从省公安厅到建德专区公安处、建德专区人民法院,

再到蒋堂劳改农场,最后调到开化县人民法院。尽管从省城一竿子到底来到浙江最偏远的山区县之一,岳父始终乐天达观,白天田间地头、街巷里弄悉心走访调研,晚上枯灯伴坐,埋首卷宗琢磨案情,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功,就像一颗忠贞不渝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岳母是位模范小学老师,在她眼里,岳父的认真和倔劲堪称“天下第一”。工作起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即便忙里偷闲同别人下盘象棋也不含糊迁就。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菜烧好了却久久不见他人影。岳母出门去找,却见他正在荷花塘边的石阶上同别人下象棋,正杀得昏天黑地。此时离他取胜只一步之遥,见岳母一脸怒气,只得轻叹一声挂甲归去,脸上是万般的不舍和无奈。

“松鹤这人啊,实诚坦荡,业务一流,工作时心无旁骛,妥妥的拼命三郎;但玩起来也是童心未泯,心如赤子。”一位老同事说,有一次他看见我岳父骑着自行车从台阶上又上又下,裤脚上沾满了泥巴,原来正同一位小年轻比“车技”。看着甘拜下风的小年轻落荒而走,我岳父开心地哈哈大笑。“那笑声能传十里路。”那位老同事说。还有一次在篮球比赛中,我岳父在一个毫无胜算的时机被逼出手却居然命中,为此,参赛、看赛的人早已走光,他一个人仍旧在球场上转来转去研究距离、角度、风速……

从邻居嘴里,我得知了岳父的从容、慷慨和自信满满的厨艺。上世纪70年代初,他老家沈家门的妹夫带了几大筐海鲜来看他,一米多长的带鱼、金灿灿的大黄鱼,他能从最远的“左邻”分到最末的“右舍”。末了,剩下的墨鱼头他亲自下厨烧成一大锅宁波风味的墨鱼头炒茄子,然后请邻居们来品尝。“鲜咸交织,醇香浓郁,那味道似乎五十多年后还在舌尖。”几天前到开化县政府大院旧址“怀旧”时,妻子幽幽地说,墨鱼头鲜味自成一派,茄子软糯可口,两者结合后外柔内韧,倒像父亲的为人。

35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是我们家的至暗时刻。一名对社会心怀仇恨的犯罪分子骤然向岳父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岳父的生命定格在58岁。

同岳父接触的时间不到六年,但通过点点信息碎片,我似乎能触摸到

他身体的温度,感受到他的心律搏动。注视着照片上的他,我仿佛觉得自己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我分明看见岳父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远处的山峦,仿佛在确认什么,又仿佛在与久别的灵魂对话。

那天,我在墓碑前坐了很久。岳父的身边还有许多他的新邻居。那些平凡的名字、生卒的年月,同他一样曾那么具体地诉说着断裂的人生。有的还那么年轻,此刻,他们都隐去了,所有的故事,母亲倚门眺望的目光,恋人夹在日记本里的枫叶。所有的呐喊与牺牲,都重归于一种混沌的、原始的寂静。

一阵风吹来,穿过松柏的针叶,发出悠长、低沉的呜呜声,像高士在西安城墙上吹奏着秦垵。乐声想告诉我什么呢?是当年战壕里的夜风,也曾吹过那些年轻、沾着硝烟与尘土的脸庞么?是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安宁与和平而英勇献身时,那冲锋的号角也曾将清冽的空气撕裂么?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情。没有悲恸,也没有激昂,只是一种近乎凝滞的平静,与这无边的秋色融在了一起。

山下开化一中校园里的银杏,正默默挥手告别最后一片叶子。明年春天,她又将盛装而至,树下是琅琅书声和阵阵欢笑。夕阳不知何时已经偏西,给每一块墓碑都镶上了一条温暖的金边。那光柔和极了,像一只宽厚的手,抚过所有冰凉的石头,也抚过我心头那些纷乱的、尖锐的思绪。

我对着那些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告别时,夕阳从云隙漏下,照亮了陵园后面的山峦、松树和苍柏。走下山坡,回头望去,似乎岳父正站在一扇油漆剥落的木门边,向我挥手致意。他的眼神依旧平静地望着前方。

夜幕降临,山城的灯火晕开一圈圈稀薄的光雾,次第亮起来,黄黄的,暖暖的,连成一片安详的光的海洋,是温暖的,人间的颜色。那光里有炊烟,有笑语,有正在展开的、平凡而珍贵的烟火人生。街上车流不息,车里坐着放学的孩子和匆匆下班回家烧饭的妈妈。错落有致的楼房密林中,千万扇窗子里透出柴米油盐的温馨。我忽然明白,长眠大地的岳父和他千千万万的“邻居”,所要守候的,所要看照的,不正是山下这万家灯火,这人间的、生生不息的温暖么?



橘颂

刊头题字:王蒙

画家简介

沈谊云

衢江人,浙江根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坛风景

中外剧作家谈AI:可用于辅助,难以替代舞台艺术

上海戏剧学院2026年国际戏剧写作周大师论坛4日在沪举办。海内外戏剧名家聚焦人工智能(AI)浪潮下戏剧创作的机遇与边界,围绕新时代编剧人才培养展开深度研讨,回应“剧本先行”背景下戏剧行业的全新考题。

上戏院长黄昌勇表示,AI深刻重塑内容生产模式,但戏剧写作终究是生命体悟的艺术创造。创作者唯有扎根生活、独立思考,才能跳出技术桎梏,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的戏剧作品。

美国知名剧作家黄哲伦表示,戏剧写作没有标准答案,创作始于

创作者内心的困惑,而非预设观点;剧本不必拘泥于详细大纲,应留给人物自然成长的空间。AI可辅助资料检索、舞台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但无法替代剧场独有的、与人共生共感的现场艺术。

美国剧作家道格·怀特认为,戏剧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与现场质感正是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依托舞台假定性、留白叙事,观众并非被动观赏,而是与舞台共同完成艺术表达的共创者。这种现场交互的独特质感,是数字技术无法复刻的核心魅力。

作为中国国内较早关注AI伦

理的剧作家,罗怀臻结合一线创作经验表示,AI是高效的文献辅助工具,可快速梳理名著评点、人物关系、历史背景,有效降低编剧资料搜集成本。但AI无法跳出固有叙事框架,比如无法塑造老年贾宝玉、少年气质的姜子牙等全新人物形象,生成的戏曲唱词也缺乏传统声腔韵味与艺术灵气。

上戏原副院长孙惠柱指出,AI能够快速生成文本内容,却无法替代创作者的个体生命体悟与独立创作精神,戏剧行业仍需坚守“剧本本位”,持续夯实编剧理论研究与原创能力建设。据中国新闻网网

岁月如歌

榆林治荒山

——常山胡柚漫记

徐焕凤

站在村后的山冈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胡柚林绿得几乎要滴下水来。风过处,叶子哗啦啦响,仿佛整座山都在低声说话。林间偶尔露出几块赭红色的岩石,像是绿毯子上绣的暗花,不显突兀,反倒添了几分层次。老周蹲在地头,粗糙的手掌摩挲着一株胡柚树的树干,那树已有碗口粗了,树皮皴裂,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可他眼里满是慈爱,仿佛看自己的孩子。

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是一片叫人抬不起头来的荒山呢?

那时候的常山,山是秃的,土是松的。每逢雨季,浑黄的泥水从山坡上奔涌而下,沟沟壑壑里全是冲刷出的伤口。老周记得,有一年夏天雨大,他家屋后那道坡整个儿塌了下来,泥石流堵住了门窗,一家人是从窗户爬出去的。村上老人说,这山是“癞痢头”,长不住东西。也是,土薄得可怜,春天种下的玉米苗,经不住两场暴雨,就连根带泥滚到山脚去了。山下的田呢,年年被泥沙淤塞,水稻越种越矮。年轻人纷纷往外跑,村子一天比一天静,静得只剩下雨打空屋的声音。

转机来得很慢,慢得像胡柚树苗生根。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县里的农技员背着一捆捆胡柚枝条进了村。他们说得实在:“这树耐瘠薄,根扎得深,能抓住土。”起初没人信,老周是村委会主任,硬着头皮带头种了二十亩。第一年,树苗细得像筷子,在风里摇摇晃晃,他看着直叹气。可到了第三年,那些小树忽然有了精神,枝条舒展开来,叶片肥厚油亮,更奇的是,雨水从坡上淌下来,速度明显慢了,水是清的,带着树叶的苔香。

这树确实有股墨脾气。它的根能钻到岩缝里去,一寸一寸把松散的土石绞紧;它的冠幅大,层层叠叠的叶子像无数把小伞,把雨滴的冲力消解在半空。人们学着在山坡上修梯田,每级田埂都种上一行胡柚,这样水走一截,被树拦一截,泥沙走一截,被根留一截。到了盛夏,你站在山顶往下看,梯田像一道道绿色的台阶,从山脚一直铺到云端,雨水顺着台阶往下跳,跳得轻盈而干净。

县里推广胡柚种植那年,老周家分到了五百株苗。他带着老婆孩子,扛着锄头上了山,一株一株地挖坑、下苗、培土、浇水。手指磨出了血泡,腰酸得直不起来,可看着那些小苗在春风里轻轻点头,心里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后来村里成立了合作社,荒山统一流转,零散的地块连成了片,机械化开沟,滴灌系统铺上了坡,胡柚越长越旺。如今全村五千多亩胡柚林,把四面头的山头裹得严严实实,林业局的人来测过,水土流失量比四十年前减少了八成。

最让老周欣慰的是,林子密起来后,山里的野物也回来了。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野兔在树丛里探头探脑,有一回他还看见了白鹇,拖着长长的尾羽从林间掠过,像一道白色的闪电。

当然,树不只是为了看。每年十一月,胡柚熟了,金黄的果子挂满枝头,漫山遍野像点起了灯笼。老周家的三十亩胡柚,去年摘了六万多斤,收入十几万元。他盖了新楼,儿子也从城里回来了,在村里搞起了电商直播,镜头对着满山果树,订单嗖嗖地飞进来。县里办了胡柚加工厂,透果做果脯,果皮提炼精油,连榨汁剩下的果渣都送到了科研院所,据说正在研发可降解的农用地膜。一棵树,从根到果,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去年县里搞了个“生态资源云脑”,每块胡柚林都上了图,浇水施肥有了数据指导,产量又往上蹿了一截。老周不懂那些高深的科技,可他看得见山青了,水绿了,钱包鼓了。他说,这胡柚树啊,是给咱常山人还债的,还是祖宗留下的山水债。

傍晚时分,老周骑着电瓶车沿山路回家。夕阳穿过胡柚林的缝隙,在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风里裹着果实的甜香。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老人当年望着光秃秃的山梁叹气:“这山,啥时候能绿回来啊?”现在他想,要是父亲还在,该有多好,可以指着满山的碧绿告诉他:爹,绿回来了,而且绿得这样踏实,这样富足。

山不说话,可山上的每一棵树都在替它回答。

请扫描二维码欣赏“橘颂友声”。

“橘颂友声”直播时间为衢广播FM97.5每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

重播时间为衢广播FM105.3周六、周日20点到21点;衢广播FM97.5周一上午10点到11点。

